

# 基于民族生态文化视角的 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马晓茜 张海夫 郭祖全<sup>1</sup>

(西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33)

**【摘要】:** 云南是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在顺应、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对云南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启发意义。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生态文化面临着文化变迁等困境,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通过文献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对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生态文明三者之间的内涵和辩证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背景。进而以元阳县、普者黑等少数民族地区为例,阐述了民族生态文化助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培育生态文化,加强生态文化教育等措施,以期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民族 生态文化 生态文明 建设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407(2021)02-216-06

## 0 引言

文化是民族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类文明传承和延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云南而言,民族种类繁多,仅特有的少数民族就有 15 个,即哈尼族、白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及与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这些极具生态智慧的自然观与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相吻合,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思想和引导。当前,在民族区域发展的进程中,生态文化物质载体变少,文化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和民族性受到外来文化和新兴发展方式的冲击,这一系列的变化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消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 21 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这些深刻论述,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多路径多举措同向发力,需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用生态文化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价值追求与生态文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契合,具

<sup>1</sup>**作者简介:** 马晓茜,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化和生态经济。E-mail:760277661@qq.com

郭祖全,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化。E-mail:1345123313@qq.com

**基金项目:** 2018 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推动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的路径与对策研究”(ZDZB201803);西南林业大学 2018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云南省曲靖市濠浒陶瓷文化生态美丽小镇建设体系研究”(ZX2018Y02)

---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践行生态行为需要以生态理念的指导,培育生态文化已成为时代必然。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发展与传承生态文化对于构建人与自然是和谐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有效利用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利用民族生态文化助力云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或助力建设最美丽省份,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和关键。本文通过探讨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分析云南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云南民族生态文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 1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内涵

### 1.1 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化伴随着环境危机产生,是“人类统治自然”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对其定义大多作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从整体角度定义生态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生态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sup>[1]</sup>。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协同发展,旨在增进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其价值追求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本文按照文化的四层次分法将生态文化划分为四大类,具体分为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sup>[2]</sup>。

### 1.2 民族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

民族生态文化也称作“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一概念源于生态人类学。各民族在特定区域内世代相传,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这些与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发展方式构成了各民族的生态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民族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结晶,是少数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映,是各民族适应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和谐一体重要体现。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总和<sup>[3]</sup>。

生态物质文化是生态价值观的有形体现。如云南独龙族常见的生活用具“帮秋”,意为“竹筒”。用“帮秋”装东西密封性极好,可以用来盛水、酿酒等。独龙族用“帮秋”的习俗,体现了善用自然、物尽其用的生态智慧。

生态观念文化是生态价值观的无形体现,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生态伦理准则。如云南德昂族“葫芦传人种”<sup>[4]</sup>,德昂族认为葫芦在危急时刻救助了人类,葫芦是人类的恩人,应成为德昂人崇拜和敬仰的对象。这一传说表达了人类源于自然的观念。

生态制度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规范。如云南德昂族“认柴不认坟”的生态殡葬观,节葬短丧是其显著特点,与“厚葬久丧”制度相比,这一丧祭制度更加生态与环保。

生态行为文化是生态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积淀。如云南阿昌族的农耕习俗“转牛头”,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后的第一个“龙”日或“虎”日,农民们扛犁牵牛到田地里犁上几次,认为这样可以获得好收成。“转牛头”反映出阿昌族顺应自然、善用自然的生态观念。

### 1.3 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等生态思想的升华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历史从畏惧、依赖自然的原始狩猎时期,到适应、利用自然的农业文明时期,到征服、掠夺自然的工业文明时期,再到如今的建设生态文明时期,生态文明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是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于一体的理想状态。与传统工业文明相反,生态文明建设

---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逐渐转变为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现代化发展基础上的和谐关系,是一种自觉的、长期的、高水平的和谐关系。

#### 1.4 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形式逻辑学的角度看,生态文化与民族生态文化的关系是:生态文化是“种”概念,民族生态文化是“属”概念,二者是“种属”关系,也就是前者包含后者,前者外延大,内涵小,后者外延小,内涵大。

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融,倡导环保、绿色、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原则契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步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重点战略<sup>[5]</sup>,其实现需要居于核心和灵魂地位的生态文化支撑。因此,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关系是:一方面存在概念的交叉关系,彼此有共同之处,但又有不同之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应达到的状态和标准,而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在不同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强调各民族生存智慧的差异性特征。且生态文化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早在原始时期便已存在,其先于生态文明产生。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概念的重叠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建设都需要处理与解决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而进行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 2 云南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自然资源储量丰富,民风民俗独特,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优势。但云南是高原山区省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河谷地区、坝区、半山区、高山区等,具有山区多、坝区少的特点,生产生活受自然地理不利条件等因素限制较大。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上欠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对大自然的依赖度较高。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所居住的环境都依山傍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其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大自然是其生存必需资料来源。因此,为实现本民族的长远发展,各民族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于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人、自然、社会互惠共存的统一体,即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需要充分挖掘、保护、利用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

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的目标指向。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精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与生态文明价值追求相适应。生态文化最终要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绿色化、经济发展绿色化、政治发展绿色化、社会发展绿色化,文化发展绿色化,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民生保障、人才引进等不断完善,使得云南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带来的时代性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多,如学习本民族以外的语言、学习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融入现代社会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产生了较大冲击<sup>[6]</sup>。少数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各类资源被开发利用,文化载体流失严重,大量民俗及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舞台化和市场化,部分人已不再熟知本民族历史,本土文化的变迁等问题突出,使得云南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面对人民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和美好愿景,无论是从主观或客观的角度都需要云南由“快速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着手,促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增强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增强人民的幸福感。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源泉。文化是文明的源泉和基础,为文明供应土壤和肥料。世代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少数民族,必然会对其生存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传统知识。这种对环境的认识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经验,对于维持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极有价值的。在云南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重要的力量源泉。云南少数民族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且自然资源丰富,蕴含着丰富的少数民族生态智慧,拥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够充分保障“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这个新时代命题的顺利完成。生态文明建设涵盖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可靠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满意、生活幸福,实现这一美好愿景需要生态文化的先行和指导。因此,充分挖掘与利用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积极发掘和培育民族生态文化自信,对于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与积极的指导作用。

### 3 民族生态文化视角下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

少数民族文化是云南的特色和亮点,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云南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民族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代生活理念逐渐深入到民族地区,以往封闭落后的状态被打破。民族地区凭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优势,各类产业陆续兴起。目前,云南依托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色,建设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文化产业,涵盖医疗、运动、养生、休闲观光等多个领域。如元阳县阿者科村,当地属哈尼族聚居地,在维持和巩固传统的“森林—村落—梯田—河流”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发展了旅游、渔业、古稻种植等产业,不仅使梯田成为传播生态文化的稳定载体,还丰富了哈尼族生态文化的现代内涵,满足了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随着哈尼梯田顺利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生态价值不断凸显,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投资项目,极大程度改善了哈尼族地区的经济状况。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促进了少数民族从高度聚集与封闭的状态逐步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打破了当地居民在独立空间中发展的状态。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极具促进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云南以生态立省,肩负着西南地区生态安全保护的重大责任。近年来,云南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广阔,在“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生态富民的局面日益凸显,“绿色”已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在云南省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契合,用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云南少数民族已有的生态行为和理念作为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挖掘和凝练。如玉溪市澄江抚仙湖的“渔文化”体验式旅游项目,每年固定在冬季举办“开渔节”,避开了鱼类产卵期,在合理保护资源的基础上开发与建设生态旅游产业,实现了保护与开发一体化。这一绿色发展模式离不开当地对生态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不仅建立了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近年来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例。2019年云南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产占比超过50%;八大重点产业和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的“三张牌”发展态势良好,绿色能源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43%,居全国首位等。2016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组织编制涉及湿地保护、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地区考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评、环境督查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森林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等保护与管理,出台了《云南省木材运输管理规定》《云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云南省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方案》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及系列配套措施,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编制《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和《云南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逐步健全生态文明政绩考核机制;推动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开展蓝天包围、碧水青山、净土安居等专项行动,推进“森林云南”建设工作,推进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区申报建设,优化城镇化的布局与形态等<sup>[7]</sup>。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正在加快建立。与此同时,云南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落实“生态优先”的原则,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多样化生态产业,把生态环境优势与民族特色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新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 4 民族生态文化助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境分析

云南虽然少数民族众多,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但在经济现代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的冲击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因良好的自然条件,云南省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少数民族地区各类资源陆续被开发利用,如以发展民俗旅游带动传统农业、手工业规模化发展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面临着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制度措施缺位、传统生态实践技艺消退、传统民间信仰衰微、经济发展方式制约生态和谐、缺乏对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弘扬等困境。且在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同时,公众在垃圾分类、节约水电、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等方面环保意识薄弱,践行生态行为的力度较低。如在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外来商户大量涌入当地,改变了当地彝族人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格局。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景区内围湖造田,养殖业污染,在水源附近建造餐馆、客栈、民房,家畜及粪便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垃圾桶数量极少等现象突出,造成了湖泊生态功能退化、湖泊水质受到影响等问题,旅游业带来的环境问题已不容忽视。

造成上述困境的成因主要是传统文化发生变迁,缺乏生态文化教育,导致公众生态知识知晓力低、生态保护践行度差、生态保护义务感薄弱。在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影响下,新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改变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结构和生存方式,学习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已经不再是必要的首要选择,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部分要素结合自然资源作为谋生手段,在提高生活物质水平的同时忽略了环境的重要性,民族生态文化流失现象日益严重,民族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具体如下:

文化交融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也不断发生着变迁。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经济利益观念的驱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有逐步淡化和消失的危险和趋势,进一步影响着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变化。如过度开发少数民族居住地,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大量游客的涌入对于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经济利益在更改着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念。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淡化与失传,经济为先导的价值观念加速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正在不断地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传统生计方式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是由自然来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所分离,自然环境不再是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为改善生活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人们开始大量使用科技手段,不断从自然环境中汲取各类生产生活要素,自然资源的获得方式更为迅速和便捷,由此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由此产生。

开放发展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依靠以传统封闭社会结构为基础形成的村规民约和习俗规范来维持,这种管理力量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结构封闭,获得信息的渠道单一且落后。如今,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社会团体结构相较于过去更加开放与包容,人们从外部获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传统社会结构的约束力降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统社会约束力的强制性受到了冲击,保护生态环境更趋向于道德力量约束,因此,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受到了阻碍。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尤其是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部分地区受利益的驱动和多种文化的吸引,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习俗让位于经济发展需要。

缺乏系统、规范、科学的生态文化教育影响。少数民族作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民族生态文化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传承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践行生态环境保护源于文化的觉醒和文化的自觉,但云南省的生态文化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统筹生态文化教育的力度不足,对生态文化教育的投入不够,导致生态文化教育体系和培育系统的不完善,相关领域人才的缺乏、“以文化人”的力度减弱,公众参与环保的力度不足,社会整体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度不够和践行度低。

目前,学术界诸多学者针对民族生态文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过各式研究,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机构、政府部门也大力开展各类有关民族生态文化培育的研究,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如指出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价值<sup>[8-9]</sup>,提出生态文化与法制建设融合的路径<sup>[10]</sup>,提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路径<sup>[11]</sup>,探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转化机制<sup>[12]</sup>,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的《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

年)》,均指出要培育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某一具体物质载体展开的,对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阐述较多,缺乏对生态文化包含内容的全面分析,且在具体政策及措施与生产生活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民族生态文化未得到充分利用,其价值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如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等建设特色不明显,古镇、古村落等独特的民族特色不够突出;少数民族作为生态文化传承的基层力量,其贡献作用还有待提升和进一步凸显;涉及生态文化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未能与生态观念教育有机结合等。

## 5 有效利用民族生态文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 5.1 发掘和培育“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需要创造这一文化的民族进行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培育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用具有云南基因的生态文化来引导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资源优势 and 传统优势,体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和亮点。云南良好生态产品和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地区,其生态优势正在赢得市场价值,其拥有的特殊生态资源为云南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因此,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与平台,如报刊、手机、网络等,大力宣传民族生态文化,倡导社会大众积极践行绿色观念,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把低碳、环保、节俭、自然作为日常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化的社会风尚。

### 5.2 加强生态文化教育

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它涵盖各类生态知识,有助于培育公众生态伦理素养,欣赏和维护生态美的能力,引导人们形成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应充分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推动生态文化教育不断发展。首先,要重视学校教育。基础教育阶段,要注重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训练环保行为和习惯,将生态思想渗透到日常中;高等教育阶段,要将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将生态教育纳入必修课程,培养学生的生态伦理观念,增强学生的生态行为践行力度。其次,加强生态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前沿,提升教师自身的生态素养,保证课堂和实践教学效果,确保生态教育与时俱进。

### 5.3 充分挖掘民族生态智慧

民族特色作为云南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有关生态文明的制度、精神、物质文化也应极具云南民族特色。如藏族用于保护森林资源和满足生存需要的“日卦”线,改革开放后政府以这条线作为划分国有林和社有林的标准。由于现代政策法规与民族传统相适应,国有林的保护在该地区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贯彻执行。在这一过程中,藏族传统被充分用于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中,这对于当地的环境保护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因此,决策机构可以将传统民族生态智慧融入具体的环境治理体系中,不断传承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丰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体系,使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更好的执行力,因地制宜治理好具体生态环境。同时,应将民族生态智慧融入日常生产生活中,弘扬生态伦理价值观,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不断完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

### 5.4 不断推动绿色发展

一定的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产业,避免经济快速发展对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索取,全面普及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要健全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机制,发展生态旅游业,在游客在贴近自然的同时,参与环境保护,发展与壮大云南生态旅游业。其次要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充分发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作用,提高生态文化产品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水平,在凸显民族生态传统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 5.5 积极发挥基层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人民群众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力量源泉。要贯彻落实好环境相关政策,支持和推广民族优良环保理念和行为规范。云南各民族以社区的形式聚集在某一特定地域,居民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在这一划定区域里,为了实现可持续地利用资源,社区就必须对资源进行管理,因此在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社区”的凝聚功能,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此外,公众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推行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弥补政府除引导、规范、监督等作用之外的不足。要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制度设计,优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制度措施的推行与实践,实现合作共赢,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 6 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关于与环保理念有关的习俗,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无不体现着各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生态思想,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要大力培育民族生态文化,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增强公众的生态意识,促进生态行为的养成,共享各民族生态文化,为解决环境问题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 参考文献:

- [1]郭家骥.生态文化论[J].云南社会科学,2005(6):80-94.
- [2]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3]姜爱.近10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述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09-114.
- [4]李子贤.云南少数民族神话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谢红雨,伊理,肖荷.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7]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3-112.
- [8]周真刚,杨艳.布依族传统建筑的生态文化探析——以镇宁高荡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5):94-101.
- [9]刘会柏,安敏.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及其现代治理意蕴阐释[J].学术探索,2015(5):87-92.
- [10]卢珊.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融合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0(12):129-130.
- [11]孙云娟.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以恩施土家族吊脚楼村寨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0(4):80-85.
- [12]刘荣昆.贵州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及其价值研究[J].生态经济,2017(12):223-227.